

春秋集解

漢書門類			
二〇六	三	號	類
一三九	三	函	架
一三五	九	冊	架
五八五	冊		

內閣文庫			
三九	二	函	架
二八六	三	冊	架
二四五	三	冊	架

二十九之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55 (352)
函號	369 108

共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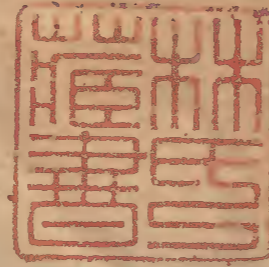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春秋集解卷第十九

淺草文庫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襄公名午成公子簡王十四年即位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三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凡書邾小邾公並作

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氏傳非宋地追書也杜氏注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作春秋追書繫之宋於

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彭城降晉

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公羊傳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二日乘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公作屈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公作

邾人杞人次于郕公作合

左氏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郕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郕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郕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為之援

杜氏注郕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武夷胡氏傳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郕此皆放於義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其目是以與楚而



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氏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

丘

襄陵許氏曰楚人侵宋攻晉所救而諸侯之師卒不動則有以量楚力之所至矣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公作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杜氏注剽子叔黑背子

晉侯使荀罃來聘

泰山孫氏曰天王崩邾子來朝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皆不臣也

武夷胡氏傳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

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

晉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

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

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氏注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左氏傳鄭師侵宋楚令也

襄陵許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櫬以自為櫬與頌琴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

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杜氏注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左氏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

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

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

鄭伯踰卒

襄陵許氏曰鄭之託國於楚夫豈以中國為終可畔

既蒙其德遂不可反是以君子慎謀始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公作邾人于戚

左氏傳鄭伯論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

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杜氏

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

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

唯鄭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

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

豈唯寡君賴之

蘇氏曰鄭雖以叛中國為罪而伐其喪非禮也

呂氏曰衛不稱師將尊師少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氏注齊諡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左氏傳穆叔聘於宋通嗣君也

杜氏注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公作邾人滕人薛人小邾公作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氏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

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伊川先生解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責其不能有也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而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之於鄭也

劉氏傳此鄭虎牢也曷為不繫之鄭取之矣非鄭地也何以非鄭地鄭不式命地非其地也不式命多矣曷為獨惡乎鄭賢晉悼公也以晉悼公為霸則宜取乎鄭者也

武夷胡氏傳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士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氏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公子申之累上奈何嬰齊也壬夫也申也三人者執楚國之政公子申賄而專嬰齊壬夫畏其偏也而殺之是君與臣同國之道也

襄陵許氏曰嬰齊壬夫躬執楚政惡申之偏以政殺之故稱國焉罪累上也著楚之所以不競於晉也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氏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杜氏注鳩

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

左氏傳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蘇氏曰晉悼公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而與公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公作邾婁子齊世

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氏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

告於齊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彤

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

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伊川先生解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杜氏注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

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

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

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

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

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

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

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於汝上而諸侯還雞澤

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

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陳侯使表僑公作僑如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

左氏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表僑

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

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陳請服也

穀梁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

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

陸氏纂例啖子曰不召而自來諸侯既盟表僑乃至

故使大夫別與之盟也

劉氏意林春秋褒善貶惡不失其實者也諸侯皆在

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於其君

之詞也異乎湟梁湟梁者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

其非受命而專之也明矣

泰山孫氏曰先言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次言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者此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也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無盟可也己未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大夫強諸侯始失政也故十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泲梁戊寅大夫盟不復言諸侯之大夫不復言諸侯之大夫者政在大夫故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子之言非獨魯也滔

滔者天下皆是也

呂氏曰諸侯已盟大夫無所用盟今以袁僑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是政在大夫也至於泲梁之會則曰戊寅大夫盟又無故而然也言大夫之寢強也至宋之會則大夫自盟而諸侯不往矣言君臣上下之失其所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氏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氏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武夷胡氏傳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

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遜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諛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公作弋下同氏薨

左氏傳秋定妣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槨季孫不御

杜氏注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

杜氏注成公妾襄公母妣杞姓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如公作弋

杜氏注踰月而葬速

襄陵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禮葬定妣志

復古也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

冬公如晉

左氏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郟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郟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左氏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氏傳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杜氏注鄭僖公初即位

叔孫豹

穀作縉下同

世子巫如晉

左氏傳穆叔覲鄭大子於晉以成屬鄭書曰叔孫豹

鄭世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劉氏傳此鄭世子巫也曷為與叔孫豹如晉鄭請於

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鄭曷為為附庸

於魯鄭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

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鄭失正矣天

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

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鄭世子

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

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如此春秋蓋

傷之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公穀作稻

左氏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

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

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杜氏注善道地闕

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

秋大雩

左氏傳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氏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壬夫之累上奈何前此者陳鄭去楚即晉楚人伐之不服媁之不可楚子怒曰壬夫實侵欲焉乃殺之是遷也然則

壬夫之罪何壬夫之為人臣也怙勢而懷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婁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穀作鄆人于戚公至自會

左氏傳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於會

伊川先生解吳來會非為主

武夷胡氏傳吳何以稱人案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

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冬戍陳

左氏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

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

不可得而序

何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

故言我也

高郵孫氏曰不曰諸侯者諸侯歸國而後遣戍但見我戍之往不得以諸侯言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公穀有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

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左氏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於城棣以救之

穀梁傳公至自救陳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氏傳季文子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左氏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
 蕩怒以弓楛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
 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
 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穀作
繪

左氏傳鄆恃賂也

呂氏曰莒鄆小國而自相滅亡晉悼公為時盟主亦

莫之恤蓋當是時禮義衰絕之後滅國弑君世所
 謂大惡者皆目見之熟不以為甚異故雖晉悼號
 為賢君為諸夏宗亦莫能正也嗚呼天下之禍莫
 大於目見之熟而遂以為常事而不顧也

冬叔孫豹如邾公作
邾婁

左氏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杜氏注平四
年孤駘戰

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
 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氏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於郕

公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郟子來朝

左氏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傳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

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小邾公作邾妻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左氏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武夷胡氏傳費季氏邑也案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也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左氏傳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襄陵許氏曰此書滕邾小邾來朝而志卿如邾如晉如衛衛來拜聘著朝廷之間交際之文則從矣

八月螽公作螽

襄陵許氏曰昭伯南遺實敝公室以強季氏國之殘也故螽生之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妻子于鄒

左氏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鄒以救之

杜氏注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鄒鄭

地

鄭伯髡頑公穀作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鄒公穀作操

左氏傳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

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

朝於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

于鄒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

鄒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瘡疾赴於諸侯簡公
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

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

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

鄭伯將會諸侯于鄒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

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於是弒之未見

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傳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

君也

武夷胡氏傳案鄭僖公三傳皆以爲弒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瘡疾赴也公羊則曰爲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弒而可以僞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弒而書卒二傳以爲爲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

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於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親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爲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爲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弒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於境內不地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弒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言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逃歸

左氏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武夷胡氏傳穀梁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今楚令尹求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公作濕

左氏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

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

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

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公作邾婁人于邢丘

左氏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

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諸大夫會之鄭

伯獻捷於會故親聽命

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泰山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

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

主棄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此晉侯之惡亦可

見矣

武夷胡氏傳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

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

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

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

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

後此八年湟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

襄陵許氏曰莒人恃遠滅鄆伐魯以奸齊盟而霸討弗及間晉方患秦楚故也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
用不集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知武子使行人子貞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

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武夷胡氏傳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熏鬻勾踐事吳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政刑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

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

九年春宋災

公作火穀作災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常事不書反常則書故其書災異可知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書災者一十有二

未嘗有曰火者火則人為之也人為之者又悉書之春秋豈勝紀哉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穆姜薨於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公作姜

杜氏注四月而葬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氏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

鄭從荀偃士匄門於鄆門杜氏注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人

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杜氏注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

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杜氏注三國從下軍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

斬行栗杜氏注三國從新軍甲戌師於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

盛饌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

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

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

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

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
 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於戲鄭服也將盟鄭
 六卿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
 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
 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
 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
 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
 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
 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
 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

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
 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
 鄭何必今日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
 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阪侵鄭次
 於陰口而還

杜氏注戲鄭地

武夷胡氏傳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
 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
 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
 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春秋集解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襄公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 婁下同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

滅偃穀作陽

左氏傳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夏四月戊午會于

柤杜注經書 春始行也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

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

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
 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
 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
 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
 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晉以偃陽子歸
 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
 族嗣納諸霍人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劉氏權衡曰穀梁曰外之也非也會于戚在何不外之乎會于申淮夷亦在何不外之乎
 杜氏注祖楚地偃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

呂氏曰中國諸侯往與吳會宜示以禮義明以王制
 以同獎周室遂滅偃陽不道甚矣

公至自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
 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
 鄭伯逃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氏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於訾母庚午圍
 宋門於桐門

晉師伐秦

左氏傳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十年晉荀營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婁下小邾同子齊世子光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於師故長

於滕己酉師於牛首

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

改所以示譏言上下之無禮文專以強弱事勢為

先後也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穀作斐公子發公孫輒

左氏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

車子駟為田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杜氏注八年子

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

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

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

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

伊川先生解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泰山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

數之惡鄭伯失刑政

武夷胡氏傳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

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却敵國之兵勝千里

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

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鑒也

戍鄭虎牢

左氏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

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

武夷胡氏傳虎牢之城地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

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

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

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戍故城不繫鄭

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

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

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

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

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

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



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左氏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

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避楚侵鄭不書諱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氏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

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杜氏注使軍乘之人率其

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杜氏注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孟氏使

半為臣若子若弟杜氏注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叔孫氏使

盡為臣杜氏注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杜氏注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

杜氏注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武夷胡氏傳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

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

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

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

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

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

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兵卒還於邑將皆

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相係也文宣以來政

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

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

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

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也春秋書其

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

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呂氏曰三軍舊制也數不必常以示稱也今魯無事而用常制勞民費財不尚德而覲武亂所由作也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郊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氏傳鄭人患晉楚之故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夏鄭子

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公作邾婁下同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鄭人懼乃行成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公穀作京城北

左氏傳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

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蒞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伊川先生解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杜氏注亳城鄭地

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左氏傳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左氏傳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攄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鑄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

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
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伊川先生解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覆可知
鄭又服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
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
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

杜氏注蕭魚鄭地

劉氏意林會于蕭魚鄭伯如會歟則宜以如會書乞

盟歟則宜以乞盟書今一皆沒之獨稱會何哉曰
春秋嘉善矜不能而成人之美悼公之服鄭也有
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
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
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也然則晉之取鄭鄭
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
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
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壹故略其文以見其
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故以戰伐為事者殘人
民敝財用未必能下敵也以盟誓為信者繁犧牲



費辭令未必能合衆也今示以救災患恤禍亂同
 好惡獎王室而遠人服矣為天下豈可以詐力哉
 蘇氏曰鄭與會也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自是
 晉楚爭鄭五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
 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
 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
 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伊川先生解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高郵孫氏曰春秋書至者或以前事或以後事蓋皆
 擇其重者伐鄭重於同盟則至以伐會而得鄭重
 於徒伐則至以會蓋皆其重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氏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太宰
 石彘如楚告將服於晉楚人執之
 杜氏注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言為使事不
 稱行人而執以己執也
 襄陵許氏曰書執良霄見楚力盡於是矣

冬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

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

氏與鮑交代伐晉師己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

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穀作郚下同

杜氏注琅邪費縣南有台亭

泰山孫氏曰莒背蕭魚之會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公作運

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

杜氏注鄆莒邑

泰山孫氏曰季孫宿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季孫宿

帥師救台遂入鄆專也

武夷胡氏傳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

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

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

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

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

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逐定無正夫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公作彭來聘

左氏傳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襄陵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矣詩曰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聞

秋九月吳子乘卒

左氏傳吳子壽夢卒

襄陵許氏曰楚自共王以後不大為中國患者以壽

夢總兵而議其後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於楊梁以報

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邾公作詩

左氏傳夏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

杜氏注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亭

劉氏傳邾者何附庸之國也

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取邾不

討取無大亂而已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氏傳秋楚共王卒

冬城防

左氏傳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

畢農事

襄陵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邾以為利

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氏傳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

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

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

大敗吳師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為吳謀

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陸氏纂例趙子曰魯書二卿志非度也

武夷胡氏傳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

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

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

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公作結鄭公

孫薑曹人莒人邾公作邾婁下同人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

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

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驥衛北宮懿子見諸侯之

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鄭司馬子驥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不

獲戎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

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

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己未衛侯公有術字出奔齊

左氏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

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

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

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

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

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
而入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
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齊公如郵使子行於孫
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齊人以邾寄衛侯衛人
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

杜氏注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
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

劉氏意林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剽已立矣而衍不名
何邪曰春秋雖亂世君不君臣不臣至於劫奪之
禍尚皆有緣而作窮惡極亂猶不為也今剽以公

族秉國政交於諸侯有日矣親逐其君而自取之
惡有甚焉故絕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也叔武攝
位而鄭不名剽篡國而衍不名其不名也同而所
以不名異叔武稱子而剽稱侯稱子者讓之意也
稱侯者篡之實也故曰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
同辭為春秋者安可弗察邪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
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
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
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



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眾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衍出奔使宗祝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氏傳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做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左氏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

左氏傳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杜氏注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氏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

杜氏注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

公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

杜氏注劉采地夏名也

泰山孫氏曰劉魯地

高郵孫氏曰天子無親逆之禮逆后則使三公春秋

書逆王后者二祭公行得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

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而譏之也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周王十三其逆后者惟二是知非禮則書

之也

武夷胡氏傳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

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

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
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
秋婚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呂氏曰春秋之世天子諸侯皆無力於為善之意委
靡不振亦任之而已爾劉夏士也而使逆后其違
禮而無為善之意可知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
師城成郭

左氏傳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呂氏曰救成至遇不敢進也畏齊如此而無強自為
善多進善人以立其國之意襄公之不才亦可知
也又曰成郭壞而城之苟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
為國者如是而已寧有遠慮乎

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城邑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
避公之所為知矣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由
不能救故成郭見壞而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左氏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成襄失政大夫並竊國靈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則是無故民分於

三桓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左氏傳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

杜氏注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

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於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

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

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

殖鄭公孫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

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

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

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杜氏注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湨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

泰山孫氏曰案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言諸侯之大夫此直曰戊寅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也至于湨梁則又甚矣湨梁之會政在大夫也政在大夫故不言諸

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之大夫者大夫無諸侯故也湨梁晉地

高郵孫氏曰論語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孔子之所謂十世則隱桓之時也所謂五世則宣成之時也春秋始隱桓天下之禮樂征伐出於諸侯而王道絕矣宣成以前諸侯之大夫尚多稱人宣成以後魯宋齊晉蔡衛陳鄭八國之大夫會盟侵伐名氏悉書無復更稱人者於

時六卿專晉三桓擅魯齊之政出於崔高衛之政歸於孫甯天下諸侯之國政無不在於大夫者孔子傷之始於隱桓而春秋作隱桓至於襄昭凡十世矣

蘇氏曰牡丘之會諸侯既次於匡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諸侯既會將使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則書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可矣獨書曰大夫盟何也荀偃怒而使大夫盟高厚欲以強服諸侯則政

在大夫也自是晉政在六卿故獨書大夫盟言無君也

武夷胡氏傳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揜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



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氏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劉氏意林晉人知莒子邾子之可以討矣而未知己之不可討也用亂治亂用不肖治不肖禍乃始作非正本之意也沈同問孟子燕可伐與孟子曰可沈同伐燕齊人以孟子爲勸之也孟子曰可彼如曰孰可伐之則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辭猶殺

人者而問曰人可殺與亦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殺之則將曰爲士師者可殺之今以燕伐燕曷爲勸之哉夫孟子可謂知本矣

泰山孫氏曰晉平溴梁之會方退執莒子邾子以歸又不歸於京師非所以宗諸侯也

高郵孫氏曰僖二十一年諸侯會楚執宋公經不再言楚人執之所以罪中國之諸侯從盟主以會楚子楚執其盟主而諸侯會于溴梁將以號令而安之也會而執二國之君春秋罪之故曰晉人也楚夷也晉中國也夷則不責中國則責之有知與無

知者異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傳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

未人歸諸侯

杜氏注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

鄭子驕聞將伐許遂相鄭

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

杜氏注從公歸

齊子帥師會晉

荀偃夏六月次於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襄陵許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者臣不可過君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氏傳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

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氏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

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

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

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公穀並作矰卒

杜氏注宣公也

宋人伐陳

左氏傳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邛卑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氏傳衛孫蒯田於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餅重丘

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

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

於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作桃高厚公穀作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

圍防

左氏傳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

圍桃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

松耶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

復齊師去之

杜氏注桃魯地弁縣東南有桃虛

泰山孫氏曰案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六年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此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

厚伐我北鄙圍防三年之中君臣加兵於魯者四

此齊之不道亦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氏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吳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
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
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瘠狗
瘠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傳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

